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

宋 王安石 撰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輙大興學舍莊懿

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

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
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
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
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
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
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
堂樵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
孤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寛然貌不自持至

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廕爲天平軍牙内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

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内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

諸族皆内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徳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徳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来歸諸将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徳明野心去就尚疑令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将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内徙徳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

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還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賛普公上

書言羌人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户郭厮敦為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為領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户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

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

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

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内附羌百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陜西歲取邉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畆出一卒若干畆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邉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為徳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

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喃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輙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

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禄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賔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内殿崇班𠊱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將

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
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
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為管城人
馮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
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
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
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
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

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為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内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為邢洺磁

相廵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覇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氊車載壯士僞服為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覇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能移陜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陜以東為盜者聞公擒鴻覇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内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為殿前左班都虞

侯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奬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

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

為可用及閱太后宫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
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
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
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為人求官於
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
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
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

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為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者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為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

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
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
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鬭多
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歷
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静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
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為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
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
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

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為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勲知成徳軍崇勲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

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容諮問公方畧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

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内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為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强

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宫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

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黄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内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禄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寛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縈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熈東頭供奉官早

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份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

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

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從諫職以觀其廸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婿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為能又為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為盜者又為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

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
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
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
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
獨亟往治城塹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畧使舉君以
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名見言事稱
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
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

也次淞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婿也君為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實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為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為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盖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

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為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

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

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
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
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
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
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
将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
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将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
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

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宰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禄卿光禄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

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

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葢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為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東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

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豎無貧富貴賤請之輙往與之財非義輙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

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名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于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某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

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

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為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

子以進士起為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為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為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録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為南劒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

於其一男而已盖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黄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静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内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為士無虧行繄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

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其外孫也故得之
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
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
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
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
末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庆相蕩以侈疣然數矣自公
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哉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
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

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暮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為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曽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為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名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奏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

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為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與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琏捕答盜父因殺子誣琏以求賂君治服語琏曰汝歸以米百石餔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琏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為將問琏汝来時長官何言琏道君語公曰揚其治此不自嫌可以無

疑也璉卒得雪歸鋪民如君語盖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辛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

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文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王補之墓誌銘

秘閣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沉悍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

去手無所不讀盖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
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
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
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
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
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
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陜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
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

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脩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令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

判閑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邉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邉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

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邉公嚴兵單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寛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

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為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内脩於諸弟尤篤為人寛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

間輙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輙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

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勲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實封八百户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

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乭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葢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輙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其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子孫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㸚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輿佐時宰飪調䮠文馴武克内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毁公獨使彼若滎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

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為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勖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

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甞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甞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

曾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

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

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

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

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

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黄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

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

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

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

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

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熈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旊孨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旊孨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

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

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氷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璹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黄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

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彫弗跂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

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眞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縕始克

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為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為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

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為言者乃召試以為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為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

盱竈新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為吏當官有所守

嶷嶷必得其意煞平居妟言徐視昜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藹以

博厥聞我肖其滁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濵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户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可徒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

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

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若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輙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觧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

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刼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

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顧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陜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虚無人之處事薄而後

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
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
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黄州團練副
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
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
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
為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
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

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若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輿昭應諸宫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禄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觧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紲

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户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勲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鳬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黄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

右諫議大夫公殁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其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閑於姧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

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兹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彦博其先吴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

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曽祖諱景遷仕吴越為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扆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晉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曽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大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彦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税酒滿歳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為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稺移邛大邑告毋高年免蜀就養税啇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

因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脩堰渠始詘其專灌田為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為刱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令以為勑冬狩於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賓集賢以為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謡語讙然

為橋南江濟者免覆置虞州學士懐我育有告衆叛當

君蕪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

以聞守政尤異智髙蠻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

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

再執刑柄諏因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

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

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

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

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竒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窆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

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

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
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
水陸奔走輙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
少屈葢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
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
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陜
聞再戍大恐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
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

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輙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

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

揚州之江都東輿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窴窴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

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逵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為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為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閒為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於家年七十三慶歷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為

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為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為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髙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

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寛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寛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為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為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秘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於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

疾病也州人相與為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葢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即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為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葢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顔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為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劒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禎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禎所為有不可於衆徐

啓諭弗許禛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
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
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
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
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
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為最劇君能鎮撫之以
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為
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

詰立服舉州讙以為明居頃召為開封府推官坐栲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刼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為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為佛寺置田又疏以為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

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甚愻憙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悉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

丹徒故今又為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旴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學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

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輿祖於仕未甞茍聞人疾苦欲
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
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輿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
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輿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
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輿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輿
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
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
十一月某甲子也輿祖三男子蘩藴皆有文學蘩許州

臨潁縣主簿緼鄧州穰縣主簿蘋尚㓜也四女子皆未
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慭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
又將何求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臨川文集卷九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為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黄臨川二縣尉舉三

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皐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曅翬年宰布肇女九人公以

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歷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為汝成之為之損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皋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

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阜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

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敵國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敵國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為冤退而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為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

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敵國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為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輙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

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孫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脩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葢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棊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

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其皇贈兵部尚書祖諱其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

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歳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輙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章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

所禁無不改崇奬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
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
公初至開封揹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
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
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内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
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燿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

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兙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黄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其年其月得疾杭州之墓次其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

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㓜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

侍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

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甞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

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

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為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

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

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悏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歉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早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

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其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

兆為銘銘曰

夭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丹

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内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令次玘瓌玠珣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禄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芘厥

艱初仕祗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窾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㩲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其

行内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為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

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秘書省校

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别葬子男一人錞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為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禄卿父固嘗以

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嘗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為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邱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

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為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

已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宫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

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
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强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
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
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
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槀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
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
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
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

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逺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文集卷九十三